

消夏閑記摘鈔
上

線
857.17
7256
v.1

舊籍



序

古今來事類實繁。道理無乎不寓。識大識小。以互見爲能。昔溫公每事必諮出處。子雲藩溷皆著筆札。博問強記之中。多有怡情適性之事。亦儒者所勿訾也。僕自慚譎劣。昔之壯也。猶不如人。今則花甲又閱四週。如白駒之過隙。尙何能爲哉。幸值太平無事之時。溽暑蒸人。揮汗如雨。聊借閑筆墨。以消此長晝。故凡法言莊論。街談巷語。倘有所觸。無不兼收而博採。又如史書未載。父老流傳。其軼事時見於他者。見聞所及。必誌之。以示不忘。蓋人於聖經賢傳。言理談道之書。一見輒倦。再見卽思臥矣。惟稗官野史。津津



不厭。是記也。略彷彿稗官野史。意之所到。筆亦隨之。令觀之者。或時而解頤撫掌。或時而駭目驚心。差堪引人入勝。名曰消夏閑記。雖固陋無文。僅供談柄。亦足以醒愚蒙。亦足以振聾瞶。而才人雅士。詆訶弗計焉。先民有言曰。但使我輩身後。尚有一卷書。被人吹毛索癢。便是天地間尚有此人在。否則付之草亡木卒而已。其言最爲沈痛。僕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乾隆五十年乙巳桂月平江洒然道人顧公燮書

古今來專讀寶業並歷幾千不寫編大編小以正其說

顧澹湖傳

菱舫閑人撰

顧公燮字丹午號澹湖又號擔瓠吳郡老諸生也少從學於陸桂森張九葉兩先生之門入泮甚蚤試輒高等中年放曠不事舉子業好蒐羅稗野著書自娛與人談及吳中舊事津津弗倦至於明季逸聞忠烈節孝尤喜傳述之長子早卒次子好游蕩爲父所逐走至安慶有悅之者招爲壻不復還澹湖竟無後有義僕曰龔龔歿後每逢清明寒食攜盂飯卮酒上塚焚紙錢而奠之所著有消夏閑記致窮奇書若干卷

國家圖書館



002878516

諸君昔昔干卷

食斷而通句而止其美滋難而與之微善首肯夏開玉露

器不遠憂鬱賦賦竟然

于早卒火于秋福

善其車車張張

如燕不事舉干

列空封將幾此

謝公愛字丹于

蕭然臨新

蓬萊閑人對

消夏閑記摘抄卷上

公冶長識鳥語

皇侃論語義疏云。公冶長從衛返魯。見老嫗當道哭。問之。曰。兒出未歸。公冶長曰。頃聞鳥相呼。往某村食肉。得毋汝兒已死耶。嫗往視。得兒尸。告村官。官曰。公冶長不殺人。何由知兒尸。遂囚公冶長。且曰。汝言能通鳥語。試果驗。纔放汝。公冶長在獄六十日。聞鳥鳴而大笑。獄主問何笑。曰。雀鳴嘖嘖。白蓮水邊。有車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往視。果然。乃白村官而釋之。雀言音節天

然有類古樂府。有子降乩。次曰請仙。忽有子降乩。判云。其爲仁之本。與與井有仁焉之仁。皆當作人。宋儒誤會未改。與上文其爲人也。孝弟不相聯屬。其說近似。

朱子格言

朱子格言。係崑山朱柏廬所作。非文公也。柏廬尊人節孝先生。明季以諸生殉節。柏廬茹哀飲痛。自比廬墓攀柏之義。故以爲號。節孝名集璜。

戒石銘

黃庭堅書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宋太宗以之頒於州縣。明太祖令守令立於甬道。而鐫公生明三字。以爲警戒。

舊說閏年少蟬。試之果驗。

典世帳目

北魏書詔曰。城中舊寺及定皆有定帳。帳目之名始此。俗作賬字。未知始於何時。

鈔關

元末錢多銀少。議行紙鈔。明太祖登極。設立天下各關隘。

命以鈔納稅。漸次收盡。故名鈔關。

關岳廟對

關廟對。有集唐句云。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
岳墳有舊對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此皆
典切不移。

湖州城風水

湖州府城。相傳郭璞所相陰陽。永不遭兵火。府署有池中
有魚精鎖禁。凡有點水之姓。不授斯邑。如沈汪等字。概不
銓選。選則魚精出世。有水患。

二種喇嘛

佛教喇嘛。有黃教紅教二種。各以其衣別之也。黃教講道理。明因果。與禪家派別源同。紅教則惟以幻術勝。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前漢已有。蓋其相傳遺術。非佛氏本法也。故黃教謂紅教曰魔。或曰。是卽波羅門佛經所謂邪師外道也。似爲近之。

量塔法

以棍子一根。豎日影中。看棍影若干。再量塔影若干。便知

丈尺。

七姬廟。張士誠將潘元紹。有姬七人。段氏。程氏。翟氏。徐氏。羅氏。卞

氏彭氏皆年未滿三十。至正丁未元紹在吳臨戰。一日歸。謂姬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若等當自引決。無爲人恥也。段氏年最少。曰。主遇妾厚。請及君時死。無令君疑。遂入室自縊。六人亦相繼經死。乃焚其尸而合葬之。里人爲立七姬一節廟。在臨頓路。任蔣橋。今稱七姬廟。

蘇州魚鱗冊

明太祖破蘇城。張士誠將魚鱗圖籍焚燬。無冊可稽。至康熙十五年八月。大吏委長邑令李公念茲。敬脩履畝親勘。清查邱段。分別此疆彼界。至十七年六月始竣。惟長洲一邑而已。俗呼爲清田。李知縣故。今長元兩邑有分單。而吳

邑獨無。不免移邱換段之弊。乾隆三十六年。吳邑令褚公
邦禮信漕書孫姓條陳。徹底清查。花戶十四萬有奇。其二
萬餘無着。如西山紫藤塢一帶。俱崇山峻嶺。難以清丈。迄
用無成。想李公當日亦難爲力。故未及此。乃天限之也。

鳳陽人乞食之由

明太祖念濠州

陽即府今鳳

爲發祥之地。亂後。人少地荒。徙江

南富民十四萬以實之。私歸者有重罪。又設立蛋戶漁戶
教坊等名色。禁錮敵國大臣之子孫妻女。不與齊民齒。永
樂將建文殉難諸臣之妻女。盡發教坊司入平康院爲妓。
此皆非所以培植本原也。相傳濠州富民欲回鄉省墓。無

策男女扮作乞人。潛歸祭掃。冬去春回。迄今沿以爲例。屆期不得不出。竟爲生意。非省墓之謂也。

崇禎末年錢價。國大用之。千將妻丈不與齊。以爲水。前明京師錢價。紋銀一兩。兌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間。至崇禎十六年。竟兌至二千矣。時私錢過多。奉旨處以嚴刑。令廠衛多人督察。而不知錢價更賤也。凡兌錢鋪對面現付。必如欽限。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四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掩人耳目。有生員蔣臣。盛建言用鈔。帝決意行之。議以鄉會中式硃墨卷。與直省文宗歲科考解部試牘。爲鈔質之資本。後因流賊渡河乃止。

三孟三白。明末有三孟。文震孟。姚希孟。顧宗孟。是也。又有三白。董思白。范長白。陳古白。是也。

明季紳衿之橫

明季縉紳。威權赫奕。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刻脩整。永爲主顧。有通譜者。招壻者。投拜門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爲長城焉。尤重師生年誼。平昔稍有睚眦。卽囑撫按訪拏。甚至門下之人。遇有司對簿。將刑。豪奴上稟主人呼喚。立卽扶出。有司無可如何。其他細事。雖理曲者亦

可以一帖弭之。出則乘大轎。扇蓋引導於前。生員則門斗張油傘前導。婚喪之家。紳衿不與齊民同坐。另構一室。名曰大賓堂。蓋徒知尙爵。而不知尙德尙齒矣。至本朝康熙年間。尙有此風。捐職州同。亦坐大轎。持扇蓋。傳以爲笑。迨我世宗憲皇帝整綱飭紀。一洗從前積習。紳衿皆知歛迹。非公不至。絕無坐大轎者矣。

明季縉紳田園之盛

前明縉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推原其故。皆係門生故吏代爲經營。非盡出己資也。至於豪奴悍僕。倚勢橫行。里黨不能安居。而市井

小民計維投身門下。得與此輩水乳交融。且可憑爲城狐社鼠。由是一邑一鄉之地。挂名童僕者。什有二三。至國變後。猶然頤指氣使。輿情不服。試觀康熙壬寅。金壇逆奴之變。縉紳罹禍最慘。物極必反。此亦其惡報歟。

道人罵魏閣

天啓丁卯三月。魏忠賢誕辰。公卿台省。皆稱觴爲壽。忽有道人幅巾布氅。藤杖塵拂。跪門求見。閹者逐之。不去。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長揖厲聲云。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於此。公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得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送鎮撫司嚴究。道人曰。

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欺乎。吾當看汝寸磔。狗彘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一跳。綁縛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室咸驚。驀地不見。

王文成禁止豢豬事

王文成公

守仁

忤閹官。降謫江西某縣。獄中豢豬頗

多。公曰。囚糧無幾。何堪尅減養畜。禁止不許。後公巡撫江西。有屬員云。自公諭禁後。無復有豢豬者矣。公不覺面赤。爲問曰。此余少年喜事。將置長官於何地耶。汝言及此。猶

令余懷慚也。古人之克己如此。

申文定識朱國祚

申文定公時行在政府日。秀水朱國祚見於邸第。時方九

齡。申公特起避席。留之讀書。一日從師出遊。國祚失足蹈

汙泥。公命僮子回取履。誤持公朝鞵。國祚不敢納。公笑曰。

履之。終當踐吾迹耳。及國祚舉順天鄉試。同學有侮之者。

申公怫然曰。是將大魁天下。若輩焉知。明年果臚傳第一。

後位至太傅。

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

太倉王忬家藏清明上湖圖。化工之筆也。嚴世蕃強索之。

杼不忍舍。乃覓名手摹贗者以獻。先是杼巡撫兩浙。遇裱工湯姓。流落不偶。携之歸。裝潢書畫。旋薦於世蕃。當獻畫時。湯在側。謂世蕃曰。此圖某所目覩。是卷非真者。試觀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卽此便知其僞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湯之爲人。不復重用。會俺答入寇大同。杼方總督薊遼。鄢懋卿嗾御史方輅劾杼禦邊無術。遂見殺。後范長白公允臨作一捧雪傳奇。改名莫懷古。蓋戒人勿懷古董也。杼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圖報無由。一日偶謁世蕃。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答曰有。又問何名。倉卒之間。鳳洲見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滅。容鈔正送覽。退

而構思數日。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爲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觀之大悅。把玩不置。相傳世蕃最喜脩脚。鳳洲重賂脩工。乘世蕃揣心閱書。故意微傷脚迹。陰搽爛藥。後漸潰腐。不能入直。獨其父嵩在閣。年衰遲鈍。票本擬批。不稱上旨。上寢厭之。寵日以衰。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以至於敗。噫。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左光斗識史閣部

桐城左光斗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散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

扃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貌寢。左公矍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名。曰。此他日社稷臣也。旣入泮。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能繼吾志者。惟此生耳。又謂史公曰。童子勉之。前半節事在我。後半節事在汝。及左公爲逆閹害。下詔獄。史公冀求一見。逆閹防伺甚嚴。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史公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使更敝衣草屨。僞爲除不潔者。引至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跪抱公膝而嗚咽。左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

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持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卽先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則曰。吾恐上負朝廷。下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如禮。益見左公知人之

明真千古慧眼。

顧山臣與高僧幻如二語

明末錢塘人顧山臣。家居奇窘。有桑門勸其脩行。以資來世福。山臣笑曰。不知前世是何鷄狗。作之孽。使我今生窮苦。若從上人脩行。又不知來世是何鷄狗。安享是福。傳者以爲笑談。又一高僧幻如。終日趺坐。見佈施者。則曰。汝先去養了父母。完了官租。濟了窮親族。再來齋和尚。合觀二語。正可發愚夫愚婦深省也。

智一禪師知吉凶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賊攻京城甚急。吳江進士吳易聞

高僧智一禪師名。往叩吉凶。智一曰。今之路有一無二。公自思功名是分內帶來者。便可草草過去。若是朝廷所授。忠孝二字。只在此際分明。吳大悟。請從削髮。智一不可。曰。汝日後少不得盡忠於國。貧衲全汝從東便門出。賊非汝前生對頭。包汝目下不死。遂送吳回鄉。智一不知所之。後吳殉唐王之難。

明末懶道人

明末京師有懶道人。相人氣色立驗。錦衣衛指揮張同方延之上座。力勸張挈家南行。張曰。再二年便陞理刑。如何可去。道人笑曰。理刑恐未必受刑。倒是穩。未幾闖賊圍城。

道人別去。臨行，張叩問禍福。道人曰：四面八方，遍布羅網。救汝不得矣。飄然而去。後賊入城，將張同方等武職二百餘人，斬於平則門外。

崇禎帝夢神語有字

崇禎帝夢神語以有字而未示以何字也。早朝命周延儒詳之。對曰：不祥。大明已去一半也。帝曰：或係友字。對曰：亦不祥。反者已出頭矣。帝又曰：或係酉字。對曰：更不祥。至尊無上下矣。帝默然曰：祕之勿泄。

崇禎帝夢神語有字

崇禎某年，余中丞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黃石齋道周來。

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以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有妓顧湄。生國色。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心醉。一日大雨雪。觴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勸酬。劇飲大醉。送公臥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曰無用也。側身向內。息數十轉。卽酣寐。漏下四鼓。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仍酣寐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而已。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迨明亡。公繫於金陵獄。日

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針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復何哀。有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此與周忠介被逮時顧自接公。時時自懟。後歸合

肥龔公

鼎華

值李自成破京師。顧謂龔。如能死。我先就縊。

龔不能從。一時傳爲美談焉。

此與柳如是勸錢尚書殉節事相同

周家術

崇禎帝后父周雲路。奎封嘉定伯。購俞鴻臚宅於香雪海。

之左爲別墅。國初籍沒入官。周之婦嘗有詩云。昨日梳妝上翠樓。今朝含淚下孤舟。當時嫁作田家婦。也無歡樂也無愁。詩雖不工。亦可悲矣。今其地尙有周家街在焉。

孫徵君

容城孫啓泰奇逢少倜儻。好奇節。年十七。舉於鄉。天啓初。魏闖肆虐。東林楊左諸公死於獄。禍及親黨。啓泰獨與定興張果中鹿正傾身爲之謀。諸公卒賴以歸骨。世傳范陽之烈士是也。時孫承宗經略薊遼。啓泰之友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忠節公善繼皆在幕府。承宗欲以職方起贊軍事。疏請使元儀先之。啓泰不應。其後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

不起。既而賊犯容城。啓泰攜家入易城五家山。親故從之者數百家。啓泰設教條守禦。而絃歌不輟。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鄉之夏峯村。潛心濂洛之學。家庭雍睦。慕蘇門百泉之勝。爲宋邵康節元姚許諸人講學之所。遂渡河家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峰田廬。乃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矣。啓泰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交脩。默證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旣殉難。獨任斯運者四十餘年。兩朝徵聘十一次。堅臥不起。居夏峰二十五年而卒。年九十有二。天下咸稱爲孫徵君云。

餓夫墓

蠡縣諸生彭之燦字了凡。闖賊犯闕。生棄家走饒陽。爲童子師。已而從孫徵君遊。來蘇門山嶺澤畔。條然自適。恆旬日不飲食。或餽之粟。不受也。乃坐而餓死於嘯臺之旁。徵君瘞之。題曰餓夫墓。

二姜先生

二姜先生。山東萊陽人也。父瀉里。生四子。長圻。仲埰。叔垓。季坡。俱以文學著。而叔與仲尤顯。故稱二姜。埰字如農。以進士起家爲令。入爲給諫。垓字如須。美風度。善談笑。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甫入署。見署之題名碑。有逆案阮大鍼

崔呈秀與魏忠節公大中並列。卽拜疏剷除。適仲兄塚亦拜疏糾時事。直言不諱。上震怒。逮治詔獄。備受楚毒。上疑刑官有所殉。復命杖闕下。進至百。將死。幸垓左右之。乃得生。未幾。萊陽陷。瀉里不屈死。弟坡伏屍而哭。被掠入營。遂遇害。兄圻被重創。佯死堞下。少間抱父屍以逃。家人死者二十餘人。垓具疏陳一門死事。求寬兄罪。上猶不允所請。甲申三月。謫戍宣城寧國衛。而三月十九日國變矣。與弟垓奉母南遷。至吳門。僑寓文文肅公震孟宅。卽吳趨文衙舊里也。時文肅已遷竺塢。其宅空存。南都再建。阮大鍼脩舊怨。必欲殺垓。垓遜迹台岩間。之佇石山。遂稱佇石山人。

亦自號潛室士夫。久之復來吳。順治十年卒。年僅四十。遺言以延陵爲法。葬于吳門竺隲。塚卒於康熙十二年。以當年謫戍宣城。遺命葬敬亭山。學者私諡貞毅先生。湯文正撫吳。立二姜先生祠於虎邱千石畔。春秋祀焉。如須嘗寓南京。暱平康李十娘家。爲桐城方密之孫克咸所窘。事見板橋雜記。然不可以一眚掩大德。方密之名以智。國變後爲僧。自號無可和尚。孫克咸名臨負。別字武公。文武才略。與楊文驄父子三人同殉唐王之難。

孫傅庭審孝子事

代州孫傅庭。初任永城。性簡傲。不畏上官。而能廉察非常。

事時有孝子。方娶妻。未成婚而廬墓。母妻各居一室。夜一盜着衰衣。假爲孝子狀。入室調之。旣而母覺。問婦。婦以實告。母責孝子。孝子大駭。匿他室而伺之。夜半盜果來。方解衣就寢。孝子突出。盜逃。婦慚自縊。孝子聞婦死。亦縊。其母抱賊衣而訟於縣。縣陽受其狀而不問也。一日忽拘境上縫工。皆赴縣。閉諸內庭。乃出衰衣示之。使其自認誰作。一人認出。曰。此某宅公子。命某于祕室中所作也。縣立擒以歸。一鞠而服。斃諸獄。盜父爲六卿。嘗餽魏忠賢黃金溺器者。其勢薰天。不顧也。後陞七省經略。與闖賊戰于潼關。敗績。死亂軍中。

米堆山

前明澄江大司農張有譽自號大圓居士。常居靈岩。毗陵薛郡伯家亂後。剪髮爲頭陀。居元墓真如塢。雪香庵僧舍。自謂吾名寀。今不冠。當去山。又剪髮。當去人。僅存米字。元墓有米堆山。因名米。號堆山。

黃孝子

明孝廉黃雲美。周忠介公門人也。爲雲南大姚令。鼎革後。其子向堅。于干戈載道之中。跋涉山川。迎二親回蘇。自順治二年歲暮出門。至十年始歸故里。有作萬里緣傳奇。以演其事者。時有吳邑隸王成六。曾以僞官事。向黃差查。乃

餽饅頭一百於作者。求列名其中。增入打差一齣。黃居陸國子巷口。乾隆年間。建孝子坊。

一日寄弟書

黃蘊生

淳耀

釋褐後。寄弟書曰。吾廷試傳臚時。見鼎甲先

上人。皆嘖嘖稱羨。吾此時嘆息無限。夫天地閒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百年之一人。而必爲三年之一人。何也。後黃公殉國難。果名垂千古。

王醇陶菴先生昆仲死節書

益學

黃陶菴

淳耀

崇正十六年進士。南都亡。嘉定亦破。慨然太

息。偕弟

淵耀

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陶菴

日城亡與亡。豈以出處二心。乃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黃某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廣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年四十有一。門人私諡曰貞文。淵耀字偉恭。諸生。

千平劉澤清凶忍。人盡令人必不肯爲。幾千百年。宏光僭位。命總兵劉澤清爲東平伯。駐廬州。澤清頗涉文史。好吟咏。嘗召客飲酒。唱和幕中。畜兩猿。以名呼之。卽至。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可容三升餘。呼猿捧之。跪送。猿甚狎獮。客戰掉。逡巡不敢取。澤清笑曰。君怖耶。命取囚撲死。剗其腦及心肝。置甌中。和酒。付猿捧之前。大飲大

嚼。顏色自如。其凶忍多此類。順治二年四月。揚州告急。澤
清通款。我朝恐其反覆。磔誅之。

白雲先生

明季張可大。上元人也。總兵登萊。會袁崇煥殺毛文龍。將
卒反。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以其子諸生薇字瑤
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瑤星不屈。賊械繫之。
乃罄所有以與賊。得釋。其妻已先死。歸里後。寄居山中僧
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爲白雲先生。今桃花扇傳奇。演宏光
朝授薇爲錦衣衛。阮大鍼委鞠侯朝宗事。掛冠而逃。卒。年
八十有八。

八十田雄挾宏光出降

田雄徽州人也。少年無賴，爲暴於鄉里。有程朝奉者，常周給之。每與人爭鬪，遇程叱之，卽退。旣而投身行伍間，以功升爲靖南伯黃得功中軍。南都陷，宏光奔得功營。降將劉澤清追之，得功拒戰。雄射得功墜馬，挾宏光出降。宏光嚙雄肩而哭。雄以此得封侯爵，遣弁迎程朝奉至邸。程見其富貴顯榮，且驚且喜，問其故。雄具以實告。程怒曰：食其祿而背其主，非人也。君子不飲盜泉之水，驅車而去。雄大慚，馳贈千金。程麾之不受。後雄以肩生疽死。諺云：田雄趕豬，未知何謂。如程朝奉者，亦端人矣哉。

干戈 桐城三老人

張獻忠攻桐城。一老人見男女忙亂，問之曰：「逃難。」老人曰：「汝等去，家誰與守？」力勸不行，遂被殺。一老人聞寇至，登城罵曰：「清平世界，汝等敢如此橫行，獨不怕王法耶？」賊射之，殪。一老人詣賊營，訴生平窮苦，懇恩仗助。賊笑曰：「若如此，生不如死。」遂殺之。

四 竄騎踐罌驚亂

李白成出齊化門西竄，總命趙良棟先密取酒罌數千，實以石灰。夜埋道上，上覆浮土。賊萬馬並馳，踐罌皆穿，馬足驚踣。後騎相壓奔，石灰迷目不可視。賊陣大亂，棄輜重山

積而逃。亂跡烈矣。不其甚矣。目不可厭。翅翹大。鳥棄辭重山。
以下明末殺運循環。變習土。知萬。誤並。僻。對。器。皆。突。亂。風。
明代之亡。實由流寇。由秦晉而蔓延楚豫。以及江右安廬。
巴蜀燕京。生民塗炭。靡有子遺。而齊魯則先有孔有德之
亂。惟滇黔閩粵江浙等處。烽火無警。咸稱樂土。甲申歲。皇
朝定鼎。大難悉平。顧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王。
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有
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亂。
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尋
干戈。摧殘粵楚。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他揭

竿持挺者。所在多有。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剪除殆盡。四方屠戮之苦。慘不可言。天未厭禍。殺運循環。若以補兵革之所未及者。可勝浩歎。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尙之信叛於粵東。孫延齡叛于粵西。吳三桂叛于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劫數。亦由天下萬民罪孽深重。受此天殃。若積善之家。亦有獲全者。不可不早夜思其故也。今幸遇承平之世。又生蘇杭福地。當立心行善。以答天恩。

嘉定摺紳死難

其二千元前元

順治乙酉七月四日。嘉定在籍通政使侯峒曾集衆守城。

邀孝廉王某守東門。王曰。以卵敵石。難矣。公以大義責之。

王唯唯大兵將至。百姓仰城而哭。王遂開門而遁。傾城出
奔。今王氏子孫多有貴顯者。大兵攻之不能下。會大雨。城
壞。遂入之。侯公先驅其二子元演元潔沉于後河。乃赴水
死。進士黃陶菴淳耀偕弟淵耀對縊於城西僧舍。甫投環。
淳居左。淵居右。淵急呼曰。弟不可以僭兄。陶菴氣將絕。噴
血于墻。易位而斃。迄今血跡尚存。詹事南華張鵬翀以留
碧二字表之。黃公伯仲皆理學名臣。故臨難猶有結纓易
簣風焉。

惲壽平

惲壽平常州武進人。逃難外出。七歲賣與杭州駐防都統

家高僧諦暉住靈隱寺。欲救出之。會二月十九日觀音誕。都統夫人帶僕婢數十人來拈香。諦暉深知瘦而纖者。卽惲氏兒也。矍然跪兒前曰。此地藏王托生也。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入寺。都統大駭。布施百萬。以兒與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縱之還家。曰。吾不願子入空門也。後壽平畫名噪一時。尤工花鳥。能出文沈唐仇諸家範圍。至今片紙皆珍藏寶貴。諦暉壽一百零四歲。

三逸民

國初有三逸民。宣城沈徵君。名壽民。字眉生。嘉興巢孝廉。名端明。字鳴盛。長洲徐孝廉。名枋。字昭法。是也。

金之俊餓死

金太傅之俊吳江曹邨人。父金翁無子。禱于神。宿廟中。夢神告之曰。階下乞者。可以爲汝子乎。翁不願。力求。神命吏以柱上龍睛換乞者目。翁遂醒。未幾生公。中兩榜。官至昌平督治。闖賊入京。被執。以三木夾兩膝。死而復甦。一老僕竊負而逃。後歸命本朝。晉大學士。康熙元年予告。在籍食太傅俸。嘗遊元妙觀。遇相者曰。滿身貧骨。一雙龍睛。位至三公。但不免餓死耳。公笑曰。諒不至此。後以隔症。不食而卒。其言果驗。

土寇洗村之報

順治二年春。巡撫楊文驄甫蒞任。南都已失。王師卽日下

蘇。人心惶惑不安。旣而楊撫宵遁。次日晌午。尙未開門。守者入視。出曰。撫院逃矣。此言一播。紛紛大亂。傾城士女出奔。閭門吊橋擠斷。死屍填河。有顧貢生某。逃至羊山田莊。寓某村佃戶家中。一夕夜半起。聞佃戶私相語曰。顧貢生收租甚刻。何不殺之。駭而卽徙他處遠避。不日土寇起。盡洗此村。亦報也。是時民苦無米。河中死屍纍纍。鰻入腹中。以爲食。大而肥。漁者舉網得之。價廉而可以飽。貧民爭買。食之。遂成瘟疫。死者枕藉。其河來計曰。昔。昔同坐空山。

羊山朱氏看三世相人。世業。一。門。米。

國初羊山朱氏。申衙前富人。也。素豪侈。一僧叩門請見。朱出迎。其貌甚古。延之坐。問其何來。僧曰。吾與君同坐空山修行。君忘本來面目。特來點化耳。命取三盆水來。曰。請看前生。朱視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生。宛然朱形容也。再看來生。一瘋丐也。朱大詫。僧曰。若再不悟。暴殄天物。雖瘋丐亦不可得矣。遂去。朱遣人尾其後。至市中。忽不見。

滑稽詩

國初開科取士。諸生皆高蹈遠引。次年丙戌補行鄉試。告病。諸生俱出。滑稽者作詩嘲之。曰。天開文運舉賢良。一陣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昔年雖

恥食周粟。今日翻思喫國糧。豈是一朝頓改節。西山薇蕨
已精光。順治十六年奏銷令起。催科嚴切。民甚苦之。或改
千家詩譏之曰。南北山頭多瘠田。催糧吏役各紛然。紙枷
飛作白蝴蝶。糊時用紙爲血裊染成紅杜鵑。日落生員眠橈
上。杖生用具受夜歸皂隸鬧門前。人生有產須當賣。一粒何曾
到口邊。俱堪絕倒。

吳梅村被嘲

國初文社如林。各標名目。復社生童聚五百人。于虎阜千
人石上會課。請吳梅村偉業執牛耳。次日清晨。吳欲覽名
山真面目。步至千人石上。見有詩題壁云。千人石上半千

人不仕清兮不仕明。只有婁東吳太史。一朝天子兩朝臣。
吳閱之。廢然而返。又江南訪木匠某進京。供奉建造宮闕。
當道款之。吳亦在座。方演劇。吳有心點爛柯山全本。優人
以爲有礙木匠。副淨出場。改稱石匠。吳謂匠曰。有竅得緊。
少頃。張別古罵朱買臣妻曰。你難道忘了姓朱的了麼。匠
謂吳曰。無竅得緊。吳不終席而去。噫。人惟無瑕者。可以侮
人。梅村侮人。直自侮耳。自侮者人亦侮之。曷足怪乎。梅村
家居。偶游村莊。遇一蒙師。細評天下詩文。吳卽以己詩問
臧否。未通姓名也。師搖首曰。未見大醇。適案頭有吳詩集。
師隨手揭開。指一偶句云。月下子規含舌冷。花間蝴蝶夢

魂香。何不改月下爲啼月。花間爲宿花。較屬妥當。吳大驚服。

拙政園

海甯相陳

之遴

薦吳梅村祭酒至京。蓋將虛左以待。比至。

海甯已敗。盡室遷謫塞外。梅村作拙政園圖。山茶歌。感慨

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隱。拙政園在婁齊二門之間。地名

北街。嘉靖中御史王

獻臣

因大宏寺遺址。營別墅。以自託

于潘岳拙者之爲政也。文衡山圖記以誌其勝。後其子以
樗蒲一擲。償里中徐氏。國初海甯得之。復加修葺。烜赫一
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鉅麗鮮妍。海甯貶謫。

而此園籍沒入官。順治末年爲駐防將軍寓居。康熙初又爲吳三桂壻王永甯所有。益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甯懼而先死。其園又入官。內有斑竹廳一座。娘娘廳一座。卽三桂女起居處也。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道臺祖道立葺而新之。缺裁散爲民居。有王臯聞顧璧斗兩富室分售焉。其後總戎嚴公偉亦居於此。今屬蔣氏。西首易葉程二氏矣。

雲南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

旁搗其虛。至黃草埧。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于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五華山故宮。增脩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尙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尙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三桂僭尊號。丁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埧直薄省城。俘三桂孫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爲章有詩云。擒人卽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

陳子龍侯岐曾死事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據城以叛給事中
陳子龍松江人亦與其謀副將詹天祥都司高用義率兵
入執兆勝按誅將校十七人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執陳
子龍于廣富林子龍乘間赴水死出其尸戮之其子陳時
方五歲亦論殺先是子龍亡命匿於嘉定太學侯岐曾家
未幾別去當事坐岐曾以藏匿罪人之法責以必獲子龍
逾限不獲腰斬死僕人俞兒朱山鮑超李愛陸二並駢首
服上刑母龔恭人赴池水死妾劉氏及婢數人皆從之子
恠字研德晚更名涵別號掌亭少補諸生受經黃陶菴之
門有文章聲譽亦殉父死私諡貞憲先生

順治十年江南宗師石公

歲試得三狀元申歲試案遲遲不發既而謂諸

生曰余苦心力索得三狀元是以遲滯一崑山徐元文一

吳縣繆彤一長洲韓勣石公謂韓曰君文元氣渾涵如玉

在璞中其光必發不在其身將在其子乎後徐繆俱中狀

元韓以青衿終其子葵果中康熙癸丑狀元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領兵將軍祖公

壽圈封民房以居兵自婁門至桃花塢寶城橋止獨不及

後廠一隅係後廠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爲

後廠一隅係後廠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爲

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救之。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舉而得全六紅。因解救得免。祖故以此報之。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移駐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于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民賴以安。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弊。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于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吳人立祠於虎邱山塘。春秋祀之。公撫吳時。年尚少。俗呼爲小韓都堂。沈眉生南宗碑不公心康奏請移駐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于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民賴以安。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弊。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于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吳人立祠於虎邱山塘。春秋祀之。公撫吳時。年尚少。俗呼爲小韓都堂。

順治己亥。海寇鄭成功犯南京。尚用前明永歷僞號。其時

縉紳多有以書招之來者。寇退俱伏法。寇之入宣城也。謁
文廟。坐明倫堂。博士諸生。儒冠法服。不期而會者數百人。
薦紳執事。亦最稱盛。原任登萊道沈巨山壽岳與焉。惟弟
壽民。與子麟生。獨皆不往。卒之大獄起。巨山棄市。壽民字
眉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巡撫張國維舉以應詔。壽民
方應辟舉。卽前後抗劾楊嗣昌不應奪情。遂放歸。時魏黨
阮大鍼居金陵。以聲利交天下士。意叵測。于是梁溪顧杲。
貴池顧應箕。出南都防亂。楊攻之。大鍼旣得志。將出緹騎。
逮眉生。郡守朱元錫密令逸去。變姓名。攜家匿跡於金華
山中。國變後。當路欲相引薦。却不就。卒于康熙十四年。學

者私謚爲貞文先生。眉生幼弟壽曉。南都陷。以布衣從鄉老起兵。不克而死。壽曉密命戲去變技各謀家習相飲金華貴遊蘇州郡盜南游湖廣林氏之大難羽騎志傑出歸國初羣盜蜂起。白布纏頭。號曰白頭兵。太湖有赤脚張三。毛二。沈泮。柏相甫。扒平大王等。盤踞澱山長白蕩澄湖。白晝搶劫。名曰打糧。擇縉紳富人及其愛子。擒匿盜穴。勒千金萬金取贖。愆期不至。有水牢。河泥。糞窖。煙薰眼等刑。親自投刺拜謁巨家。口稱貸餉。不允則夜必燒劫。惟村農貧人仍公平交易。獻新者或邀厚賞。故衆多歸之。流毒幾十年。漸次剿滅。

蘇俗奢靡

蘇郡俗尙奢靡。文過其質。大抵皆典借侵虧。以與豪家角勝。至歲暮。索討填門。水落石出。避之惟恐不深。其作俑在閭胥鬪鬪之間。東南城向俱儉樸。今則羣相效尤矣。雖蒙聖朝以節儉教天下。大吏三令五申。此風終不可改。而亦正幸其不改也。自古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山陝之人。富而若貧。江粵之人。貧而若富。卽以吾蘇而論。洋貨。皮貨。紬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有千萬人之奢華。卽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於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

幾于絕。此天地間損益流通。不可轉移之局也。况此種暴殄浪費之徒。率皆驕盈矜誇。不知稼穡艱難。使必定以限制。不得踰越。勢必盡歸于嫖賭一途。是外雖不奢華。而其實比奢華尤甚。諺云。救了田雞。餓殺蛇。竊恐田雞未能救。而蛇先餓死矣。故聖帝明王。從未有以風俗之靡。而定以限制者也。

癡愚得遇異人

賈士芳河南人。少似癡愚。有兄某。讀書。令士芳耕作。時時心念欲游天上。一日有道人問曰。爾欲上天耶。曰然。道人曰。爾可閉目從我。遂凌虛而起。耳畔但聞風濤聲。少頃。命

開目見宮室壯麗非人世間所有。道人謂士芳曰：爾少待。我入卽至。良久出曰：爾腹中餒耶？授以酒一盃，賈飲半而止。道人弗強曰：此非爾久留處，仍令閉目行。如前風濤聲，視之仍在原處。步至兄館，兄驚曰：爾人耶？鬼耶？曰：我人耳。何以爲鬼？兄曰：爾數年不歸，在何處？曰：我同人至天上，不過半日。何言數年？兄以爲癡，不之顧。偶與徒講周易，士芳坐於旁，聞之起，搖手曰：兄誤矣。是卦爻詞九五陽剛與六二相應，陰陽合德，得位乘時，水火既濟，變爲正月之卦。過此以往，剛者漸升，柔者漸降。至上九數不可極，極則有悔，悔則潛藏以待剝復之機矣。其兄大駭曰：汝未讀書，何能

剖析易理。精奧如此。信其果遇異人。遠近趨慕。叩以禍福。無不響應。河撫田公文鏡奏聞。蒙世祖召見。後以不法伏誅。或云賈所遇道人。姓王。名紫珍。尤有神通。嘗烹茶。招賈觀之。指曰。初烹時。茶葉亂浮。清濁不分。此混沌像也。少焉。水在上。葉在下。便是開闢像矣。十二萬年。不過如此一霎耳。稽文敏公曾筠總督河道時。賈常在署中。人多崇奉之。有不相敬者。賈必拉至無人處。將其平生隱事。妻子所不知者。一一語之。其人愧服乃已。

朱方旦娶妖

湖廣人朱方旦。鰥居好道。偶于收舊担售銅佛一尊。衣冠

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全真道人

化緣。形容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

人曰。此斗姥宮尊者也。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妻否。曰。

未也。道人曰。某有一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朱大喜。

請全行。俄至一莊。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少頃。女

出。芳姿豔色。奕奕動人。道人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辭

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卺。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不

乏。居無幾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京師一大都會。妾

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力阻。不從。嘆曰。此數也。遂

別而行。朱與女既入都。賃居大廈。廣收生徒。傳法修道。出

其門者以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效。女慫朱升壇。教以法呪。暗中助力。身甫上而黑雲起。須臾大沛甘霖。蒙聖祖召見獎賞。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佯與之親昵。以探其人爲何如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有年。女忽謂朱曰。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予之。天師與法官商議。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視其何物。竟化爲狐皮矣。女已早知。泣向朱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乃狐也。將皮與天師用印。冀得升天。不意被其火化。原形已露。妾身僅存。骨肉卽死。君之命。亦在頃刻間矣。從此大慟。無何天師陳奏。立卽正法。先是王侍御鴻緒劾

朱妖言惑衆。至是上嘉之。擢至大司寇。

日審刑人教場。

蘇郡刑人。向在閭門弔橋。行刑者先於閭門市中逐戶索

錢。如不遂意。卽斬於其門首。自康熙年間。巡撫慕公

天顏

殺巨棍蘇四之後。改在北寺前。今又改在教場。囚用木籠。

法至密也。

打降

康熙年間。男子聯姻。如貧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糾集打降。徑入女家搶親。其女必壻親扶上轎。仍以鼓樂迎歸成親。又訐訟者。兩造各有生員具公呈。聽審之日。又各有打降

保護。故曰打降之降。乃行。非降也。善拳勇者爲首。少年無賴。屬其部下。聞呼卽至。如開行一般。故謂之打行。今則功令森嚴。此風不興矣。

趙朱鬪富

康熙初年。陽山朱鳴虞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文定公舊宅。左隣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忌。常與朱鬪富。凡優伶之游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屆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于前。曰。諸君將往朱氏。某不強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偕送。

者。諸人悔不飲大杯。其播弄如此。元宵。朱掛珠燈於門。趙無以對。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較。商於雅園。顧吏部松交予咸。顧定計。以重幣招吳三桂。壻王永甯來。讌飲。席散遊園。置燈於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脩。朱曰。此左隣趙蝦所爲。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囑家人數語。連夜逐趙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典入翰林院。王永甯住北街拙政園內。先三桂死。

朱佑民謀財之報

明末郟陽朱佑民。以匠爲業。爲人造房。缺乏桐油。某寺僧。朱舅氏也。有客寄桐油若干。簍於寺。囑僧曰。待我十年不

來而後賣。朱聞之。許僧重酬求賣。不允。朱曰。油缺一時耳。卽日商賈雲集。仍以原簍置油歸之。亦甚無妨。僧許之。盡數發去。朱啓之。皆白鏹也。時多寇盜。客暗藏之。使人不覺。朱由此致富。大興土木。廣廈連楹。旣而客至。啓簍。叱僧舞弊。且告以故。僧愕然曰。無怪朱之驟富也。乃同客向朱理論。朱不敢隱。願陸續歸還。但求寬限月日。送僧客暫居莊上。安坐以待。讌飲無虛日。客顧而樂之。坦如也。越月餘。朱燔其莊。僧與客俱付烈燄中。人口滅矣。朱旣富。子女皆與富室結姻。一日款戚。戚出。謂人曰。朱某雖營華屋。惜無名人。扁額懸堂中。不幾全巨艦乎。朱病之。郇有萬歷年閣輔

朱國楨堂名清美。因襲其名。以誇此閥。後朱生一子。聰穎好讀書。隣有富人莊廷瓏者。兩目盲。不曉古今文義。以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之說。奮欲致書招致江浙名士。如吳江潘檉章。吳炎輩。皆延之上座。與朱之子友相善。錄朱國楨私史。列參閱諸名士姓氏於其中。授諸梓人。尋莊廷瓏與朱之子先後病歿。原任烏程令吳之榮。查出書中多悖逆語。係清美堂藏板。訟之大吏。掘墓剝尸。朱氏一門。與廷瓏之父引成。兄廷鉞。及其弟姪十八人。俱論死。諸名士株連者二百餘人。皆戮於武林門外。此康熙二年間事也。或云朱之子與烏程令。係僧客後身。亦想當然耳。然天之報施。

亦巧矣。速矣。第莊與諸名士。何故亦在數中。毋亦有夙孽。數案而歸於一案。歸結歟。是未可知也。

徐乾學

其後十八人

韓文懿公慕廬葵字原少。家貧。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

其爲文原本六經。出以典雅。不蹈天崇決裂之習。補博士

弟子員。以欠糧三升。爲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拔取。後

攻訐除名。應吳邑童子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

或云其在宗廟朝廷

一邑宰斥其文不通。貼文於照牆。不取。今兩題文已膾炙

人口矣。世無伯樂。老驥伏櫪。命也。時海寇作亂。蘇郡有駐

防之師。名大營兵。韓公家居婁門。其房盡被圈封。屯兵裝

摺仍着房主辦理。公益落魄不偶。迨崑山徐司寇乾學來蘇。夜寢。有門生候於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爲笑柄。徐聞之。急問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元音也。卽命延見。收爲門生。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闈鄉榜。康熙癸丑會狀連捷。官至大宗伯。噫。韓非徐不足以爲師。徐非韓不可以爲弟。誠千古知己也。

玉峰徐司寇

乾學

善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黃雀

五十。雞子五十。酒若干壺。竟日不飢。時同朝安溪李相國

光地

古貌清臞。每入朝。止食山藥少許。亦竟日不飢。二公

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人一見卽

終身不忘。凡投拜門生，無一材可取者不收。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兩目二十行，頃刻終篇。有不妥者，折腦誌之。翌日，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墓在鄧尉費家河。幼子冠卿，名駿，性聰慧，延孝廉周雲槎教授，畏師拘束，酖死之。故混名藥師佛，長入詞館，恃才狂放。雍正初年，以逆詩正法。當廷訊時，見有刑部少年司員，與師無異，自知無生路矣。其司員卽松江胡宗琳也。時有與司寇瓜葛者，欲寬其罪，胡公力與之爭，卒置之法。南洲自此式微。

微行之弊

康熙二十年制台于清端成龍喜微服潛行。察疑獄。求民

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實。屬吏雖灼知而不敢言。有布衣程姓進見直言。且指目擊一二事爲徵。公

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也。陳恪勤公鵬年

守吳。亦喜微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冤枉。公察之。衆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浜富家乳媪抱一小孩稍懈。小孩不見。殺死城上。剝去金珠衣服。緝凶無着。公夜出細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冤。略

其勢燄如此。後被金太傅門生某臬司杖斃。沉其尸於胥江。沈繼賢與人鬪牌。被人捉一張。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你何害。沈與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曰。我犯何事而捉。沈笑曰。捉你何害。又一勢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年向沈一拱。一堂駭然。責備少年。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攀害下獄。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情。以五百金還之。少年懇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我的了。少年始悟。吳俗語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什麼。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後被湯撫軍

斌

杖斃三清殿前。竟絕嗣。徐掌明與玉峰之徐聯譜。勢可炙人。諺云。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擡屍至黃門訛詐。如張員外殺王德詐周羽故事。訐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台王公新命斷結。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遜如又扮盜入孫氏室。強姦婦女。以洩舊忿。一婦被姦。摸盜手六指。即知為掌明之子。案破。駢斬。掌明之父。被湖寇赤脚張三黨斫死。三代不得其死。殆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耶。袁槐客之子。為盜。問斬。亦天報也。

其彘炙食鵝掌惡報

太師門主某某因封獲其只其

雲間葉映榴好食鵝掌。以鵝置鐵榜上。漫火烤炙。鵝跳號
不已。以醬油醋飲之。少焉鵝斃。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
無倫。後葉官湖北。康熙二十八年。賊夏包子反。葉罵賊不
屈。亦以炙死。贈工部侍郎。諡忠節。傷殘物命之報如此。

吳廷楨御舟獻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師董趙。館於撫軍慕公。天顏

署中。慕故秦人。因占陝西籍中式。北闈查黜。不准再考。迨

康熙三十八年。恭逢聖祖南巡。廷楨伏謁平望河。干獻詩。

上召見。命作御舟卽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援筆立就云。金
波溶漾照旌幢。共慶回鑾自越邦。正在思索聞自鳴鐘響。

宋中丞榮奏曰。將到吳江矣。吳喜得續句云。御幄裁詩行。漏報計程應已到吳江。上甚稱賞。次日引見。命寫擘窠大字。訖問廷楨曰。蘇州民既庶矣。看來是庶而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覺得如此。天顏甚豫。命禮部註冊。仍復舉人。會試入翰林。進宮諭。

迎風板

國初撫按下車時。先訪拿數十人。責四十名。曰迎風板。或枷。或遣。或杖斃。以矜風力。遂有神奸巨棍。從中暗通綫索。窩訪造訪。擇殷而噬。舉平日不快意之人。混開誣害。黠者重賄求免。後竟沿爲成例。多殺無辜。至雍正年間。以無款

跡賊證。不得訪拿。此風不行矣。獨康熙四十四年。山西于
準。卽清端公成龍之孫也。巡撫江南。未蒞任時。胞弟某。介
西商而居。停於李仲采家。李固鬻皮。安分人也。因撫軍之
弟。待以上賓。迨準至。詢知弟之居。停姓氏。立拿仲采。鎖至
軍門。銀鎗縲綫。備嘗苦楚。重責四十。枷示通衢。脫禍。而身
家罄。性命休矣。借平民之身家性命。以沽直名。酷烈甚矣。
時蘇郡雷仲章。以富著。長子維宸。尤極豪侈。置妾二十八
人。畜馬八匹。準以其私畜戰馬。將繩以法。雷餽銀八萬。如
馬數。乃寢其事。雷之子若孫。俱爲乞人。余所目擊者。

康熙四十四年八月十日有人於虎邱米仙樓請仙問場

中題。乩判云。春秋之際。善惡分明。筆少停。遽問其子中式

否。判云。數皆前定。風水成文。井水風也復問北場題。判云。悶懨

懨。獨坐無聊。唱徹相思調。只為如玉人。其言如玉也兒行

遠道。強登高。停杯不飲。盼望佳音到。復問浙場題。判云。韻

取十一真。啼出富春鳥。後知南場題。子謂子夏一節。之春際

言前定八句。有為者辟若掘井一節。北題。吾嘗終日不食

一節。相故思云悶懨懨也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一節。禹惡旨酒一

節。飲停也杯不浙題觀過知仁一節。思脩身六句。真皆潤一民事

不可緩一節。春播鳥穀也富共嘆為神仙云。惟其子是科不中。未

經明示。想天機不可洩漏也。

北濠聖堂仙判

康熙四十六年。有人於北濠聖堂請仙。仙判云。諸弟子劫到了。衆皆失色。又曰。一輩不如一輩。天心難合人心。積年罪孽禍相尋。水旱刀兵疾病。是年旱災。次年水災。以後旱澇不齊者五年。四十八年。誅蘇郡通海寇謀叛者百餘人。而大荒之後。又有大疫。一名鏈條瘟。一家有疾。家家纏染。一名癩團瘟。病者皆腹脹如鐵而死。果如仙言。

王琨善啖

王琨不知何許人也。康熙四十年間。自稱趙將軍。良棟麾

下弁員。趙付銀三萬。命其赴蘇置辦嫁妝。一路花消。抵滄關。僅存千金。與關吏訂交。僑寓未幾。流落不堪。畏罪未敢歸。借居天庫前火神道院。住持道士申某。頗落拓。意甚相得。王狀貌魁梧。有力如虎。傭工力作。不辭勞苦。但善啖。每食不飽。日向近處麵館飯鋪酒肆。乞殘羹剩菜以充飢。或憐之。或叱之。總置不較。每逢朔望。與各營相識者。募錢若干。買豬首及肝腸等物。煮于一鍋。又買麵若干。分爲四鍋。調成跣踏。始得暢然飽餐。一月中惟兩次饜足而已。四十六年。聖祖南巡。遇舊識者。謂事已消靡。何不歸。琨乃辭住持而去。後以從征台灣有功。不次超擢。雍正初年。陞狼山

總鎮路過蘇州。詣道院叩謝。酬申某千金。餘衆各有所贈。舊嘗憐之者。各予百金。以報知己。一時傳爲盛事。尋以其子尅剝軍餉。落職。

名優談胖索債

康熙五十一年。名優談胖。聲音洪亮。俗呼談家唱。嘗以三百金托北街倪子九爲子捐官。倪啖之。乾隆五年。倪子九有幼子生囊癰。邀親友樗蒲消遣。羣不逞訟之。費三百金完案。倪悶悶不樂。謂其子曰。爲汝生瘍。致有此事。子咲曰。我談胖也。一言而瞑。噫。倪之自幼及長。奚止三百之費。乃臨終仍欲歸本而去。則知數年之飲食衣服。皆子金也。今

人謂兒女夭死。子孫不肖。曰討債。信然。

撫軍設誓

康熙年間米價。不過七八錢一石。至末年撫軍吳公存禮。抵任。米價驟長。亦不過一兩一石。僉云撫軍糶米出洋所致。公設誓曰。果有此事。棺木不得還鄉。雍正初年。吳以虧空落職。斃吳縣獄。停棺瑞光寺。直至乾隆十五年。浮屠於寺旁隙地。迄今未歸。果如所誓。噫。由今觀之。一兩一石。真賤價也。要知目前之貴價。卽將來之賤價。總由生齒日繁。物產有限。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

旌表不許濫觴

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孝子節婦。國家有旌表之例。自大中丞雅公爾哈善奏准嗣後不許濫觴。遂使陋巷窮嫠。向隅飲泣。雖然孝固庸行。而節則不可泯滅。雅公素稱循吏。此舉未免過刻。恭逢聖明御宇。凡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不知之。而獨爲節孝者省此區區耶。後公以征庫居城失機。備受極刑而死。卽此一事之報也。

尹公只怕糊塗人

人貴曉事。不貴辦事。能辦事者亦能僨事。能曉事者決不敗事。制臺尹公繼善謂屬員云。諸公平日最怕何物。或言

蛇蝎。或言虎狼。公曰：都不怕。只怕糊塗人。糊塗者，不曉事之謂也。

撫藩禁燒香演劇

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

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屐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

以謀生物議譁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爲蘇藩，禁閉戲館，

怨聲載路。金閶商賈雲集，宴會無時。戲館數十處，每日演

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原非犯法事。如蘇子瞻治杭，以

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

可言者。由此推之，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賭博，

青樓蟋蟀。鶴鶉等局。皆窮人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失業。且流爲游棍。爲乞丐。爲盜賊。害無底止矣。

豫撫大法小廉

雍正年間田公

文鏡

撫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

查逐坐省長隨。禁止府州縣毋許逗留省城。往來宴會。隨到隨見。卽去。如有言未盡。只許留於城外。次日稟見。過行。清則清矣。而郡中商民生計絕矣。怨聲載路。是知水清則無魚。爲人上者。以民鑑。當以水鑑也。

撫臬門聯

乾隆初山東徐公士林由藩臬陞巡撫。慈祥豈弟。嘗設晏

於滄浪亭。款縉紳先生。勸諭教民節儉。門懸一聯云。門前對滄浪之水。座上挹先生之風。堂聯云。三秋剛報賽。休辜美景良辰。請先生閑談談。問地方上士習民風。何因何革。美景良辰。請先生閑談談。問地方上士習民風。何因何革。五簋可留賓。何用張燈結彩。教百姓都看看。想平日間競奢鬥靡。孰是孰非。是時臬司戴用椿貪而且酷。係烏程人。一夕。無名子貼一聯於臬轅云。東海重來天有限。烏奴不去地無皮。

大中丞父子不相類

大中丞王峨園師山西太原人。蘇州顧吏部子威之女孫也。乾隆十二年爲蘇藩。慈惠恭儉。爲安撫軍劾去。十五年

復調撫三吳。禁止加派夫船。按籍給值。胥吏無由需索。民情悅服。次年夏少雨。步禱赤日中。日行數里。復以米價騰貴。積憂成病。遂不起。公彌留之際。唉曰。生於蘇。死於蘇。命也。子亶望由浙撫調任甘撫。以匿災冒賑。正法。父子之不相類如此。

蘇撫安公任內事二則

乾隆初年。米價每石錢一千二百。錢串七。四十三年亢旱。米價至二十文一升。有愚民顧堯年者。住仰家橋。似癡非癡。於四月二十四日。忽自綁縛。耳挂木牌。書爲國爲民非爲己字樣。跪撫轅。求平米價。隨行者不下萬數。中丞安公

寧大怒發長邑令鄭公時慶訊究掌數十輿情不服拆毀

公堂搶出顧堯年郡守姜公順蛟聞聲赴援訖隨上撫轅

稟知此事豈知衆人尾隨其後拋磚擲瓦擠毀轅門迨官

兵四出拿二十四人衆乃逃散撫遷怒於姜守率衆鬧轅

摘印參革姜公素得民心衆更不平旋杖斃顧堯年烟筒

店陳二邨氏小奴三人重責爲從之棗子阿大陳三永遠

枷號餘俱薄責省釋越三月撫軍以他事去任後仍爲蘇

州織造繼爲藩司而卒於蘇

乾隆二十年秋虫爲災粒米無收次年瘟疫時行道殪相

望至八月始安米價至三十五文一升是夏夜卽閉戶鮮

有乘涼者。親友數日不相見。則問安否。相見之下。惟談鬼神事。時安公在蘇。笑曰。較余任內二十文一升之米。已多十五文矣。何民情之甯謐若此也。

夢判兩囚

乾隆二十一年。府前石碑忽倒。觀者如堵。緣兩童拋球。誤出碑上。一童爬取。碑倒。一壓死。一童壓折左腿。有老婦背回。是時府尊薩公載公出。回署。詢知其事。傳書役謂之曰。昨夜本府夢上官委余用硃筆判兩囚罪。一囚判斬字。再判一囚。有老婦再四哀求。乃判減等。茲聞老婦背回。皆符所夢也。此童滕姓。係滕疳藥之子孫。及其壯也。無惡不作。

混名海鬼。以母控忤逆。發遣。適合減等之意。薩公慈祥愷
悌。責人二十。拔籤手顫。官至兩江總督。入賢良祠。固非凡
人也。

荒政權宜公

宋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賑濟。吳
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河上。
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
宜興土木。於是諸佛寺工作並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
夫。監司劾其不恤荒政。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
之財。以惠貧者。使不致轉徙於溝壑耳。是歲惟杭州飢而

不害。蓋凡出遊者，必其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活者無數。所以周禮荒政十二，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焉。萬歷時，吾蘇大荒，當宁以歲儉，禁遊船。富家率治饌僧舍爲樂，而遊船皆失業流散。乾隆三十二年，方伯胡公

文伯禁戲館，商賈咸借會館演劇。此皆不知權宜之道也。

乾隆五十年乙巳旱荒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魃爲虐，幾至赤地千里。較之二十年尤甚。與康熙四十六年彷彿。二十年，不過蘇屬偏災，尙有產米之區，源源接濟。今則兩湖、山東、江西、浙江、河南俱旱，舟楫不通，貧民在在失業。米貴至四五十文一升，肉價每

斤一百五六十文。其他食物或貴至二三倍。以致死亡相望。白日搶奪。中丞閔公鶚元勸紳士捐米賑粥。齊盤葑門。王路菴木瀆各設一廠。每廠日有萬餘人。死者日各有千人。至五十一年三月停廠。物價漸平。民心稍安。時錢串九十。此自康熙四十五年以來未有之奇荒也。是年太湖水涸。在在有井露出。俱係甄砌。上鐫晉太康年間製。吳某監造。未知何故。

人龍龜二異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吳郡有龍門於空中。風雨驟至。天昏地黑。掀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算。壓斃若干人。至六月二

十九日昧爽。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約丈餘。鱗大於碗。想干天條。斬首而剝其皮歟。又是年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姓。以鯨貨爲業。於海中舉網得巨龜。長丈二。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臆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無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飲不食。觀者填門。梁厭其喧擾。詭稱有司查訊。沈懼。仍放入海。始舍之。圍圍焉。船乃入口。約離三里許。龜鼻發白光丈餘。忽然濁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滔天。乃知前此任人捕之。曳之。視之。載之。放之。怡然不動者。恐傷人耳。真靈物也。

奇獸

乾隆五十九年六月朔日。海鹽八團地方。大雨雹。海潮退後。有一獸涸轍灘上。長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牛眼。口若塗硃。以挺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抬至海口。遂躍入海中焉。誌之以俟博物者。

大力教師

乾隆年間。南京有干鳳池。力大無窮。常豎二指甲。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兩頭。倔強如鐵。不能少動。浙督李公衛聘為軍中教師。年已八十餘矣。或云此易筋經法。岳武穆王練之三年乃成。



國家圖書館



002878516